

浅谈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2020 级汉基 1 班冯琬仪

一、前言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由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弗迪南·德·索绪尔编著的，由他的学生的听课笔记以及索绪尔本人的一些手稿和材料整理而成的一部语言学著作。

这本书分成了七个部分，我选择研读的是第一编——一般原则。选择这一部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知识应该是普通语言学中最为基础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二是之前在课堂上我已经学过了所指、能指、语言符号性质等相关概念，想来阅读的时候应该会相对好懂一些，虽然最后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

二、对研读部分的理解

索绪尔把这一编分为了三章，分别是语言符号的性质，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以及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

在第一章中索绪尔先主要介绍了符号、所指、能指这三个术语。在这里他所认为的符号不是连接事物和名称的，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是声音的心理轨迹。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容易把音响形象直接等同于符号，所以索绪尔用“所指”代替了概念，用“能指”代替了音响形象。紧接着索绪尔又阐述了符号的任意性、能指的线条特征这两个原则。我所理解的符号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音与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某种事物在社会约定俗成之前它可以用随意一串声音表示，比如我们要表达“生下我的女人”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mother”，也可以说“妈妈”，当然也可以是别的。能指的线条特征就是指能指体现一个长度，而且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我理解的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而不能一下子蹦出好几个字来。

在第二章中索绪尔说明了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符号的不变性大概就是说能指对于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起来是自由选择的，但实际上却是强制的。语言既被集体所捆绑住，又处于时间之中，所以它具有了稳固的性质。而符号的任意性、形成任何语言必需的符号多样性、系统的复杂化、集体惰性对于创新的抗拒，这样或那样的规则与规律都束缚着语言。这也就解答了我在学习语言学之前一直疑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称“妈妈”为“妈妈”，而不能用“姐姐”、“爸爸”又或者是别的。而符号的可变性则是以连续性为基础的，结果就是会导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发生转移。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可以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语言是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能指和所指关系发生能够转移的因素的，这就能解答为什么会不断地有网络新词的产生。

在第三章中索绪尔讲述了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这一章是我认为最难理解的，直至现在我还是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在这一章中索绪尔对以下几个概念作了区分，一是语言和言语，前者是属于集体的，后者是属于个人的；二是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前者研究的是语言在某一阶段的情况，后者研究的则是语

言在较长时间所经历的变化。

三、感想

阅读完第一编之后，我有了以下几点感想：

感想最深的是索绪尔所举的例子。首先，我不否认索绪尔的举例是非常贴合他所要阐述的理论和生动形象的，比如在第一编的第一章，他用了“汉人从前用三叩九跪拜见他们的皇帝”这个例子去说明语言符号的社会性，非常得平浅易懂。但是后面他举的那些拉丁语、法语、德语这些其他语言的例子，比如“拉丁语 *necāre* ‘杀死’在法语中就变成了 *noyer* ‘溺死’。音响形象和概念都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我们无须区别这个现象的两个部分，只从总的方面看到概念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它们的关系有了转移就够了。如果我们不是把希腊语 *necāre* 和法语 *noyer* 作比较，而是把它和 4 世纪或 5 世纪表示‘溺死’的流俗拉丁语‘*necāre*’相比较的话，情况会有所变化；但是，此时尽管能指没有显著的变化，在概念和符号的关系上已经有所转变。”理解起来就相当有难度了，甚至我有时候觉得理解这些例子比理解纯理论还要难。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本人对于语言学的学习还不够深入，语言功底还不深厚，或者说是还没有找到中西方语言文化的那个连接点，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多加钻研。

索绪尔还是一位相当博学的人，尽管《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本语言学著作，但是它的内容还涵盖了天文学、地质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在第三章的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的开篇，索绪尔就用了较大的篇幅通过对其他学科的分析来引入他所想阐述的语言学理论。“大多数其他科学都没有受到这种基本的二重性的影响；时间没有对它们产生特别的作用。天文学家发现，恒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就一定要把天文学分成两个学科。地质学是关于无数个瞬间的连续，但是关于对地质层的固定状态作研究时，后者也没有成为一个根本不同的研究对象。法律上有描写法律学和法律史；二者并不相互对立。国家的政治史都是在时间上展开，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一个特定时期的描述，其实并没有离开历史的轨迹。恰恰相反，政治制度的科学从根本上来讲是描述性的，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照样可以在不破坏它的统一性的情况下，方便地处理历史的问题。相反，二重性已经作用于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科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在同一科学的范畴下，构成了两种独立的学科；最近发表的相关著作强调了这些区别。经济学家，正如他们一贯所做的那样——在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遵守着一种内在的必要性。类似的必要性迫使我们把语言学分成两部分，每部分都有各自的原则。像政治经济学里一样，我们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都是关于不同情况的等价物的系统——政治经济学中是劳工和工资，语言学中是所指和能指。”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学习语言学或者说学习文学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接触这一类学科，学科与学科之间是有许多共通之处的，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学科理论中汲取到有益的思想观念，从而运用到文科中来，所以“引进来与走出去”就成了学好文学的必要举措。

研读这本书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我看见有同学戏称“这本书能淘汰绝大部分的低质量文科生”。除了上述所提到的难以理解某些例子、难以串通文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外，还有语言枯燥乏味等这样或那样的“拦路虎”在阻拦着我“痛快”地阅读。短短 43 页的文字，放在我以前阅读小说的时候，大概一个中午的时间就能读完，可这次我是把阅读器拿起又放下了无数遍，历时两个多星期才真正读完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把阅读这本书当成了一个纯粹的任务，看的过程之中真是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味同嚼蜡”；可是阅读到后面，我心里潜在的那种“好胜欲”就被激发了出来，我是抱着“一定要把这些拦路虎统统打跑”的心态阅读完这本书的。后来反思的时候，我想，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不可能永远只阅读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书籍和文章，如果我们还想要在文学的领域进行深造的话，阅读专业化、理论化的书籍就更是我们不能逃避的事情了。总而言之，阅读完这本书后，我对阅读那些欠缺趣味性的书籍更有信心了。

四、结语

虽然这本书名为《普通语言学教程》，但我认为它可一点也不“普通”。语言学界赋予它的那些极高的评价，我想它是当之无愧的，它确实是这样的一本好书，说个实际点的优点——之前我在课堂上学习的那些不明白、不清楚的知识，现在好像有点明白、有点清楚了。虽然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对于我这初生牛犊还是高深了些，有很多地方我读了许多遍还是一知半解，还有些地方我希望能把它记住，可是不一会儿就忘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收获满满的。想必语言学学习起来也应该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希望能把这本书的所有章节读完，细细地品尝、咀嚼它的精华。

索绪尔之一般原则札记

2020102680 李蓝鑫

缘起/序言

提到索绪尔，离不开三个关键词：“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

21 岁的索绪尔发表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在当时争议大和分歧多的课题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假设分析，一举成名。50 年多后，他的假设被实例证明。索绪尔一生致力于语言研究，提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和方法，开创了 20 世纪的语言学，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在本书的绪论部分，索绪尔对“言语活动”和“语言”进行了分析和界定，并进一步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与文字、聋哑人字母、象征仪式和军用信号等符号同属一个系统，并作为该系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索绪尔明确提出：符号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像其它科学一样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索绪尔构建了符号学的基础理论，被认为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结构主义的起点。

恰逢语言学概论课程开展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研读，围绕索绪尔的三个关键词：“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笔者选择了本书的第一编——一般原则进行研读。第一编充分展现了索绪尔在语言学、符号学中基础理论，同时体现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一些发端。对于初步学习语言学的学子而言，“一般原则”是合适的切入口。

笔者简单阅读了“序言”、“绪论”部分，重点研读“一般原则”部分，并在研读过程中挑选提及到的其它部分进行简单阅读。

本文将从一般原则的主要内容梳理、重点理论分析与阅读体悟三方面展开。

由于本书是由索绪尔的学生们通过整理他三次讲授语言学的课堂笔记而得，不得窥见索绪尔全部的思想，而且有些琐碎。以上三步工作，一方面是为检验阅读、明晰所得，另一方面，唯有如此才能进行其它更为深入的讨论、与他人交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主要内容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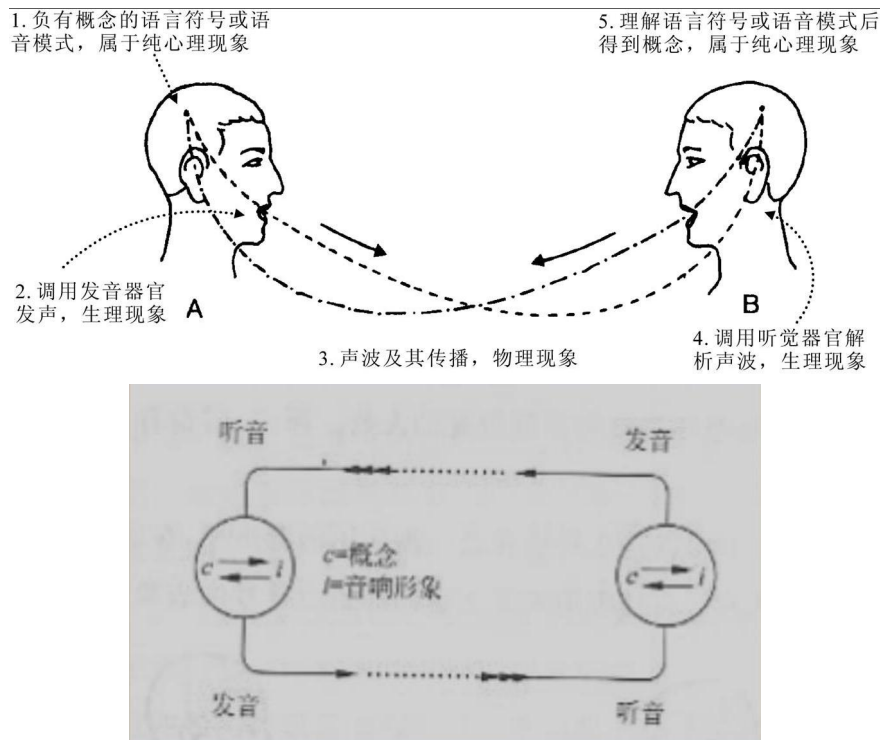
符号是什么，它的性质。语言学的两大研究视角：共时与历时。

（一）符号：符号是概念（sound pattern）（即所指）和音响形象（concept）（即能指）的结合体。

此处至少有三处值得注意或厘清的点：

1. 这个结合体构成语言单位。

在绪论部分，为区分言语与语言、言语活动中的物理部分、生理部分与心理部分，索绪尔提供了“最小的完整语言循环”示意图（如下），指出了概念和音响形象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由此反对“语言符号是由事物和名称构成的”的说法，并进一步揭示出语言单位的构成。



索绪尔对这两幅图的阐释十分精彩，详情将结合个人感受留待“阅读体悟”部分展开。

2. 无论是概念还是音响形象都是心理上的。

“音响形象”的真正含义并不“顾名思义”，它不是物质的声音。索绪尔提供了具体的言语活动情景以便理解：我们不动嘴唇、也不动舌头，就能自言自语，或在心里默念一首诗。那是因为语言中的词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音响形象。

3. 能指和所指的连结大部分是任意的。这很重要，关系索绪尔语言学的重要基础理论“第一个原则：符号的任意性”。具体内容梳理将在下文展开。

（二）两原则：符号的任意性、能指的线条特征

1.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即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拟声词、感叹词不受此条原则支配。

在语言发展的最初阶段，符号的任意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当语言拥有了一定的符号基础，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就不全是任意的了。

2. 音响形象在时间上展开，故能指具有时间的特征：体现为一个向度上的长度。即话只能一个一个音节按照先后顺序说，形成一定的句法结构。

（三）符号同时具有不变性和可变性

1. 符号的不变性与语言的社会性密切相关。虽然符号具有任意性，但某一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一旦在社会中固定下来就不会随意更改。

2. 语言的社会性也让语言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符号产生变化，但变化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的。

（四）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应用两套不同的研究模式

1. 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都具有内在二重性，其研究对象受到对立又交叉的不同秩序支配。对于语言学来说就是历时和共时，两者既有独立性又相互依存。

2. 为解释认识语言内在二重性的必要性，索绪尔还采用了四个比喻：描绘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只能从一点去摄取；物体本身和其平面投影的关系；树干的纵、横纤维切面揭示不同的信息：纵断面表明构成植物的纤维本身，横断面表面纤维在特定平面上的集结；棋子与棋局的关系。

3. 共时有关静态的语言，它关照说话者所处的时空范围，每次通常只考察一种语言；历时有关语言的演化，既可以自此刻往前回溯，也可从开端往下展望，需要与其它语言进行联系。就重要性来说，共时高于历时。

为什么是语言学，还能是符号学与结构主义？

有人说，二十世纪的语言学是索绪尔的语言学。除此之外，索绪尔还是符号学的创始人、方法论结构主义的起点。除此之外，索绪尔还在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此处不作赘述。那么，索绪尔的理论是如何打通前三者的呢？

围绕这个大方向，笔者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问题，进行了主题阅读，并从不同学者的论述中借鉴、归纳、总结出一种被我理解和接受的阶段性认识。

Q：结构主义是什么？

A：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结构主义”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丰富。简单来说，结构主义是一种方法论，提倡用结构（或曰系统）的眼光去分析事物，认为结构中的一个构成要素本身并没有特殊性，其价值必须在结构中体现，结构的重要性高于要素。且系统和要素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需要在共时态中去考察系统和要素。

Q：打通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核心理论是什么？

A：最核心理论：语言是能指和所指任意结合的符号系统。

首先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通道。

索绪尔提出创立符号学，并依据该条理论将把语言学归属到符号学中，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是语言学、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结构”一词，他用的是“要素”与“系统”。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与语言的社会性结合，导致了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但符号的任意性同时又导致了能指和所指之间会发生意义的“滑动”，导致了符号的可变性。

因此，在研究语言学时需要区分“历时”和“共时”。在这里需借用索绪尔的“下棋”比喻帮助理解：

“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

“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

如此，索绪尔指出了“要素”和“系统”、“言语”与“语言”、“能指”和“所指”、“历时”和“共时”的对立（统一），为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将语言学原则推及成其它事物的共同性特征提供思想基础，并且将这种二项对立的关系变为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

阅读体悟

1. 惊叹于索绪尔的考察能力，他将语言研究进行两层二分，第一层是“言语”和“语言”，第二层是“共时”和“历时”。我认为索绪尔对于言语与语言部分区分很精彩。

首先是索绪尔绘制的两幅图相当生动形象，一下子就把物理部分（声波）、生理部分（发音和听音）、心理部分（词语形象和概念）都区别开来，找到了语言的核心部分。在此基础

上，他还区分了个人与社会，主要与从属。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的其中一个特征很是精彩：“它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它定位在循环中听觉形象和概念相联结的那确定的部分。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另一方面，个人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它的运用；儿童只能一点一滴地掌握它。它是一种很明确的东西，一个人即使丧失了使用言语能力，只要能理解所听到的声音符号，还算是保持着语言。”

2.经典是思维起点，大楼的地基。

索绪尔的理论是开创性的，他打开了现代语言学的大门。在其理论上，诸多学者或赞同并提供更翔实的论证，或反对并提供了更多考察视角，一个起点生发出不同的学派，比如他们一同使语言研究更科学、更系统、更完备。学科大厦永远在施工，一砖一瓦的放置都需要深思熟虑、科学论证。

对于初入门的学子来说，因基础尚浅，对于各大学者的论战，比如**任意性与象似性之争**，很多时候并不能很好的进入，只能远观。围绕索绪尔理论的各种论文，此阶段最有帮助的还是一些解读性的文章，通过它们获得对索绪尔理论的更准确、深层的理解。

比如，索绪尔提供了相当形象的四个比喻，以便读者理解。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阅读到郭瑀峰的《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四个比喻看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一文，借助此文章进一步理解了索绪尔使用四个比喻的不同目的，它们就像四堵墙，确定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的界限：“描绘阿尔卑斯山——历时之过”、“物体投影——独立和依存”、“横切面与纵切面——关系之说”、“下棋——一览众山小”。

在此次研读中，我主要阅读了如下论文：

《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张一兵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言符号学思想》聂志平

《当代语言学的波形发展主题语言符号与社会》顾曰国

《不可动摇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再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王永祥

《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索振羽

《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四个比喻看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郭瑀峰

《语言的结构之思》刘艳茹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篇地理语言学读书报告

2020102682 梁芯玮

本学期语言学纲要这门课开始初期，刘老师要求我们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选择一部分研读并作读书报告，经过简要浏览选择确定篇目、仔细阅读、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我选择第四篇地理语言学来研读，结合自身所学，现有读书报告如下：

一. 序言

索绪尔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提出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两个概念。内部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系统内部要素，而外部语言学则更加侧重语言与民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条件的关系。由于尚未系统学习语言学，对内部语言学的研究颇为困难，恰好高中修习文科，对政史地有着一定的了解，故定本篇作为研读对象。

二. 内容摘要与思考

地理语言学篇由四章构成，其中第一、二章主要阐述语言地理差异出现及其复杂性特质，第三章深入挖掘地理语言差异产生的原因，第四章则阐明了地理语言学视域下语言波浪传播的现象。

在第一章中，索绪尔提到由于语言在空间上的分歧往往比时间上的分歧更加明显，人们最先看到的就是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这包括亲属关系的差异和没有可以证明或认识亲属关系的绝对的差异，而不同民族则在比较这些语言的差异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语言，比如中国人说中国话，美国人说英语，日本人说日语。人们在意识到语言的不同之后，也会对其相似性进行观察，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可以判定两种或几种语言存在亲属关系，即有共同来源，这样的一群语言被称为语系。语系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其比较的范围是无限的。有趣的是，有的语言看起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并不属于同一语系，比如英语和法语。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英语和法语有许多相似的单词，比如英语的“idiom”和法语的“idioma”，但是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法语属于拉丁语系。

第二章就开始探究地理差异复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了。先前提到的对语言地理差异的探究，是建立在一种理想形式的基础上的，即有多少地区就有多少语言。但我们要考虑的是多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而不相混的情况，语言混杂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单一语言的国家寥寥无几。这些语言的重叠有时候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比如殖民活动。在中学阶段的历史学习中，我们知道印度曾经长期沦为不列颠的殖民地，期间英国在当地建立工厂、普及语言，因此英语在当今的印度仍然为主流语言，只是带有一定印度口音；还有时候是因为文学语言对地方语言的影响。索绪尔在这里提到的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一般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如中国为了密切全国各地的交流，维护祖国统一，选择声调较少、较容易学习的北方方言作为基础，形成发展了普通话并大力、强制推广，在办公、会议、教学授课等时候将普通话作为统一的语言，然而在非正式场合，人们也可以

畅所欲言地用方言交谈。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同一地区也存在着不同语言的相对混杂。

在第三章对语言地理差异原因的探究中，索绪尔认为，空间本身不对语言起作用，撇开语言的不稳定性，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引起的。我对此观点不完全认同，觉得其有一定的局限性。索绪尔把气候、地形、特殊习惯等可能对语言发生影响的差异列为不稳定性因素，但我认为，社会因素也会对语言产生影响，而且社会因素也不完全都是不稳定因素。社会发展自身也遵循一定的规律，这并不是偶然的、不稳定的。社会规律是通过抱有一定目的和意图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实现的，并且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就使认识社会规律比认识自然规律困难得多。但这并不能说明社会因素是不稳定因素，它是遵循着一定的社会历史规律的。除此以外，地理条件也是影响着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因素，如丘陵遍地、耕地破碎、海岸线曲折狭长的希腊地区早期孕育了海洋文明繁荣的商业社会，地大物博、土壤肥沃的华夏地区早期孕育了农耕闻名繁荣的农业社会，这进一步影响两大地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价值等多个方面，进而对语言的变化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只是产生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内部原因，而外部的社会原因是索绪尔未能考虑到的。

索绪尔在本章的第二节中还对同一语种各种性质方言形式得以创造出来的差异的开始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探究。一般而言，语言的演化采取连续的、明确的创新形式，在一定的地区或分明的区域，构成许多局部的事实，可以按照它们的性质一一列举、描写和分类^①。一种语言在一区域自由发展，那么它在该领域的任一地点都可能产生语音、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就以我所在的广东地区的粤方言为例，广州的粤语和香港的粤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香港粤语的韵母在广州粤语里实际上不存在、港式粤语懒音¹较广州粤语更多等。这两个地区还算的上是距离较近，因此语言差异不大。可是以广州为中心，向粤东、粤西等地方拓展，该地的土话差异逐渐明显，即使仍能依稀辨别它们同属于粤方言体系，但随着距离的不断延伸，我们终会发现语言分歧不断累积导致我们无法听懂当地土话。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演化不会整个地区都一模一样，而是随地区而不同的，语言的演化同时兼有渐进性和不平衡性。

在此基础上第三节进一步对方言、语言的界限做出了探究，他提出方言和语言是没有自然界限的。人们在区域划定的时候，往往依据地形等条件划分出一块较为封闭的区域，但是无论是方言还是语言，都很难用地理因素去明确划分界限。先来看方言，一种方言是涵括了多个语言特征的，但是由于语言演化的地域差异性，不同地区的语言各具特色，尽管属于同一种方言，但仍然存在的或大或小的差别，不可能完全相同，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换句话说，有多少个地方就要多少种方言。所以自然方言的概念在原则上和地区的概念是不相容的。我们只有两种选择：①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征来确定方言；②只用一个特点确定方言，可以得到一块面积，但不符合方言实际。

虽然我们无法为方言划出明确的自然界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方言特征的探讨制定语言地图。语言学界把方言特征的界线称为“等语线”，同我们高中地理学习的等温线一样，有时候可以看到两三条波浪线差不多一致，甚至有交点、合二为一，有时候这些一致甚至会形成周界线，这时候我们可以大致断定这一区域使用的语言是方言。再来看语言。与方言比较，语言在自然界限方面的事实

¹懒音泛指口语中为了说话快速或省力，简化、合并一些音韵，从而偏离该词汇的原有正确发音的现象。

几乎和方言相同，只是规模更大，确定亲属语言的界线也不比确定方言的界线容易。当我们分处于一些较为极端的地点，比如某区域中部，可以很笃定地判断当地的语言，但是一旦进入几个地区过渡、交界的中间地带，我们无法直接判断其语言。方言只不过是一种为了方便而做出的大致的小划分，并不是绝对的界限。

第四章索绪尔对语言波浪的传播进行了诠释。他在一二节指出，语言波浪的传播是受到交际和乡土根性两种力量影响的，尤其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这两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用的，尽管比例大小不同。乡土根性力量属于分立主义精神，他使得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成员在初期严格遵循自己的语言传统，促进了共同语的形成。但这种结果往往被交际力量矫正。交际是一种促进人与人之间来往的力量，它有两种形式的作用：①消极：出现创新时加以扑灭，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②积极：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积极这一点说明用波浪表示方言事实的地理界限不无道理，等语特征线就像洪水的涨退所达到的边缘，从某一点出发，并四面八方散开，有的近，有的远，就像有时候明明两地相隔甚远，也可能出现高度相似的两种土语，这种推广是时间和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

语音学家必须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仔细区别开来。在创新的故乡，语言特征只是在时间轴上演化，而蔓延的区域却是时间和空间同时起作用，不能只用纯粹语音事实的理论来加以解释，这其实就与他先前关于影响语言地理差异因素的观点矛盾了。我们假定原来的语言特征为 1，但是当它经过某地时候，变成了 1'，但是在某地原本与 1' 相关的特征为 2，那么 1' 便和 2 产生了冲突斗争。那么对于原地点而言，从 1 到 1' 属于创新的故乡，但对于某地而言，1' 的出现则属于蔓延现象

最后索绪尔论证了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情况，指出要鉴定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程度，必须把地区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区分开来。一般来说，隔离地区语言有共同的过去，会保存若干亲属关系的特征；但由于独立发展而具有互相没有的新特征；连接地区语言共同特征不一定比变化后的特征更为古老。创新可以时时刻刻推广到各地。我国以秦岭淮河一带为界限划分南北方，南北方方言内部差异明显，北方由于地势较为平坦，自古以来交往密切，不同地方的方言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而南方丘陵低山遍布，各地相对隔绝，其方言发展相对独立，在发音等方面各具特色，土语之间差异较大。

三. 相关理论概念及思考

1. 乡土根性力量与共同语

索绪尔提出，乡土根性力量属于分立主义精神，它使得一个相对狭小的语言共同体成员在初期严格遵循自己的语言传统，促进了共同语的形成。共同语是指一个部落或民族内部大多数成员共同掌握和使用的语言，它是在某个区域的人们日常生活中以口语的形式逐渐形成的。²有的学者认为，共同语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语言的统一，的确如此，如果不同地区只是一味地固守自己的语言，而不采用、学习更加常用的语言，可能会在对立中阻碍更加常用语言，如文学语言的传播，不利于语言的统一。不过，乡土根性力量对语言文化的保护也起着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有这种“自我保护”的内在驱动力，语言才得以传承、传播。就以唐人街为例，海外华人漂泊异乡，心中乡愁情绪难以消解，居住在一起，使用家乡的语

²山述兰《地理语言学视域下现代汉语方言演变的原因及其与共同语的关系》，教育评论，2015 年，第 3 期，第 137-139 页